



# 滇西北的山川秘语

■ 诸纪红

一路跋涉，走进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境内，举目远望，连绵的青山在远处铺陈开来。开阔的河谷之间，一条青碧的河流缓缓流淌，从黛色山岚中舒展，沿着河谷画出柔和的弧线，然后渐渐消失在远处的群峰之中。这是金沙江的一条支流，完全不是传闻中奔腾咆哮的样子。

流淌在滇西北河谷的这湾水，有着别样的温婉。原来在这片高原腹地，它卸下奔腾的姿态，化作滋养万物的脉络，静静守护着两岸生灵。

乘车往上游走，经山路拐过几个弯，一片清澈的湖水忽然呈现眼前。湖边是茂密的森林，远处是白色的雪山，水面倒映着天空和云朵，两侧的山峦像一幅流动的画卷。当地人笑称：“这是属都湖，是普达措最美的海子。”漫步湖边的木头栈道，不禁感叹，是什么力量，让这片土地生出如此多的山川河流，并成为大江大河的源头，它塑造了滇西北的地貌，也将这片土地的神韵沉淀下来，留在每一处山水间。

栈道旁的原始森林里，云杉像青铜巨柱撑起苍穹，林间光斑像阳光里溢出的鎏金。林下偶有小松鼠蹿过，留下一阵轻响。脚下的草甸松软湿润，野花点缀其间，空气里满是草木和泥土的清新。

沿河谷一路向前，不知不觉来到独克宗古城。在城外能看到玻璃幕墙清晰反射出雪山的冷冽，和古城木雕那温暖的感觉形成鲜明对比。走进古城，青石板铺成的街巷弯弯曲曲延伸着，两边是保存完好的藏式院落，木质门窗上雕刻有精美的花纹，那是时光留下的痕迹。现



图为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左)、纳赤河公园(右)。

代商铺和古旧民居并非而立，来往的游人脚步悠闲，边走边感受现代气息如何与历史韵味融合在一起。

河流是地理的脉络，也是文明的血脉，穿城而过的纳赤河正是金沙江的支流。这条奔腾了千万年的河流，在香格里拉的河谷间冲刷出一片肥沃的土地，也冲刷出各种各样的文化，像纳西黑陶一样，纹路里藏着茶马古道的千年回响。早边的纳西乡汤堆村，因黑陶技艺远近闻名。河边的新石器时代，这里的人们就开始烧制陶器，茶马古道的马铃声中，这些珍贵的黑陶曾穿越群山，走向远方。

纳西是包容的，各种文化在此交汇融合。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把生活经验和审美情趣全部融入黑陶制作的每一个环节。从山上采

集红胶土，按比例掺入风化石、石英石，到反复揉捏直至至柔韧，然后手工制坯、阴干、烧制，最后细细打磨。整个过程都是手工制作完成，每一件黑陶都带着独特的温度和质感。

进入村里的黑陶作坊，制作场景引人驻足。院中，几个工匠围坐成圈，各自埋头忙活着。其中一名年长的工匠正在教年轻工匠修坯磨光，他粗糙的手掌抚过湿润的陶坯，掌心温度与泥土交融的那一刹那，好像连高原的风雪都被封存进去。他们神情宁静而专注，就像和手中的泥土融为一体。我想，泥土在匠人手中涅槃成器，就像滇西北的山水在岁月中形成风景一样，一种沉默却巨大的力量，会将脆弱凝固成永恒。正是这种坚持和匠心，才使得这门技艺得以传承，将滇西北的风土人情凝固于一件件黑陶之中。

走在滇西北的土地上，抬眼望去，天空澄澈，白云朵朵。远处亚高山牧场之上，牦牛群缓缓移动，黑乎乎的身影散落在绿油油的草地上，同天边的云影交相辉映。经幡在风里轻轻飘动，仿佛带来远方的祝福，一阵风吹来，隐约传来藏歌的声音，歌声朴实又深情，与黑陶上的纹样、飘扬的经幡一起，勾勒出这片土地的精神密码。

寻着歌声望去，几位牧民正坐在草原上歇息，美妙灵动的声音正来自他们的吟唱。没有繁杂的伴奏，只是最简单的唱腔，却饱含着真挚的情感，与四周的山水融为一体。

置身滇西北，此时此刻，山水、生灵、歌谣，正在这高原大地上谱写一曲动人的乐章。

(作者供职于华能金陵电厂)

## 针尖上的星河

■ 王丽

那年暑假，我第一次推开陈师傅裁缝铺的木门，闷热的空气里飘浮着布料的纤维和樟脑的气息。陈师傅正俯身在案台前，手里捏着一根细针，对着灯光眯眼穿线。

“你想学做旗袍？”他头也不抬，“先学穿针，什么时候能闭着眼睛穿进去再说。”

我不服气。我是美术学院的学生，来这里是想学习传统旗袍的盘扣技艺，以此完成毕业设计。闭眼穿针？这算什么基本功。

但陈师傅是这座城市里最后一位会做全手工古法旗袍的师傅。他的铺子藏在老街深处，像一颗被时光遗忘的纽扣，固执地缀在现代都市的华服上。无奈，我只能照做。

起初的经历，简直是一场“酷刑”。手指尖被扎破无数次，细小的针眼在灯光下仿佛一个嘲讽的圆圈。我烦躁、焦虑，觉得这是在浪费生命。陈师傅从不催促，只是偶尔在我几乎要放弃时，用他那双粗糙的手示范一次——针尖精准地滑入孔洞，像归巢的乳燕，轻巧得不带一丝情绪。

慢慢地，当我强迫自己静下来，闭上眼，世界反而清晰起来。指尖的触感被无限放大，针的冰冷坚硬、线的柔软顺滑，在黑暗中构建出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不再“看”，而是去“感受”，让针与线在触觉的引导下彼此寻找。不知过了多久，当针尖终于听话地穿过那个微小孔洞的瞬间，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感从指尖蔓延到心头。

陈师傅终于开始教我盘扣。一枚琵琶扣，他要我反复拆解、重做整整1个月。“这不是扣子，是衣裳的眼睛。”他说，“一针一线，都是修行。”

他给我看他珍藏的老旗袍。手指抚过那些繁复精美的盘扣——蝴蝶扣、菊花扣、寿字扣——每一枚都需要耗费数日工时。在机器绣花



图片由AI生成

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排扣眼的时代，这种坚持近乎偏执。

“快的东西很好。”陈师傅摩挲着一枚凤凰盘扣，“但总有些东西，快不起来。就像种子破土，就像你闭眼穿针，功夫到了，自然就成了。”

那个下午，阳光透过木格窗棂，在他花白的头发上跳跃。我第一次在这位寡言的老匠人身上，看到了某种锋利的东西——那不是对抗时代的悲壮，而是一种洞穿时间真相的澄明。

我的毕业设计，最终做了一套名为“光阴之眼”的旗袍。我用古法盘扣，却大胆地将它们缀在解构的现代廓形上。传统的梅兰竹菊盘扣，像一串凝固的时间密码，镶嵌在流动的当代面料中。答辩时，有评委问：“这种耗时耗力的传统技艺，在AI都能作画的年代，意义何在？”

我想起陈师傅的话。我说：“技能的意义，从来不只是谋生的工具。它首先是一种‘慢下来’的能力，是让我们在效率至上的世界里，依然能保有对过程敬畏的‘反骨’。我学到的不仅是如何做一枚扣子，更是如何安放一颗在喧嚣

中容易失重的心。”

那套作品获得了高分，更重要的是，它让我明确了自己未来的方向——不是成为另一个陈师傅，而是成为连接两种时间的桥梁。

如今，我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专门研究如何将传统服饰技艺融入当代设计。每当有年轻的设计师来学习，我依然会让她们从闭眼穿针开始。这不是形式主义的刁难，而是想让他们知道，真正的创造，始于对“慢”的臣服，成于对“拙”的接纳。

世界越来越快，快得让人眩晕，但总需要一些人，一些技能，提醒我们：真正的未来，不是对过去的粗暴切割，而是在飞速旋转的时代齿轮中，为人类那些笨拙而珍贵的情感和耐心，找到一个安稳的支点。

就像陈师傅的针尖，虽细小，却能在布匹上绣出整条银河。而我所学的这门快要失传的技能，就是我的针尖——它让我有底气，在奔向未来的时光洪流中，为美好未来钉下一枚属于自己、不会松动的坐标。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 王太生

明代戏曲作家、养生学家高濂说，冬天让他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听雪敲竹。他在《山窗听雪敲竹》中自述：“飞雪有声，惟在竹间最雅。山窗寒夜，时听雪洒竹林，淅沥萧萧，连翩瑟瑟，声韵悠然，逸我清听。”

竹间的清音，缘何大雅？雅在远离红尘、人声稀，雅在听雪人的情绪和心境。

雪敲竹，雪打在竹上，由于下得猛，竹子又粗又大，扑打在竹子上，就变成敲，空夜有回音。

能得如此稀音，肯定不是拿一把锤子，往一块木板上敲钉子那样弄出很大动静，如此则无丝毫诗意。

纤细的竹子，是敲不出大声响的。比如私家花园里的竹子，竹身太细，雪絮在竹身上擦个边就落了，缺少雪粒、雪絮与竹相向而敲的机缘。

江南的竹则不同，尤其在杭州，山上出产大毛竹，那种做建筑材料和船用撑篙的竹，大者如碗口粗，小者恰好手握半，长出一种伟岸。

听雪敲竹，高濂式的赏鉴，大抵是在深山，最好有扇窗户，观望或聆听起来方便，听得透彻、通明。关键是不能少了那些站在山坡上、长出一种气势巨竹。

相比细雨舔茅草屋脊，雪敲竹有相似的优美意境。适合一个人，在近竹的房子里，生一小火炉，坐在窗下听雪声，煮泉水喝茶。

它与雪敲纸窗不同。雪敲窗是打在窗棂和窗户纸上，薄薄的窗户纸如鼓面，扑棱扑棱砸在上面，咚咚作响。雪敲竹则是大如棉絮的雪，敲在竹叶、竹枝上，噗噗有声，有时雪积竹叶上，枝叶托不住了，就掉落下来，惊动旁边的一只鸟，“呼”一下飞远了。

它与雨打芭蕉迥异。雨打芭蕉是飞溅的，淅淅沥沥，声音清脆。而雪敲竹是一场雪或者一夜雪，下得浓密稠厚了，庭院的竹就变成雪竹，纯白中带着一种翡翠绿，抑或是翠绿，隐隐约约浮现。

我在家乡老城里，经常在下雪的冬天到日涉园看雪中竹，亦听雪敲竹。日涉园离我居住的地方不远，园子里有一片不大的竹园，大雪纷飞时，竹随风势摇晃，雪粒或雪絮敲在青翠的竹子上，发出细微的窸窣声响。

冬日夜晚，灯色暖黄。除了听雪敲竹，还可以捧一册画页，欣赏大师们所画的雪絮敲落在竹枝上，竹子们呈现出千姿百态。

明代徐渭的《雪竹》，一丛沾雪之竹，傍石而生，其独特笔触，大写意画风，让人看到充满灵性的古代竹子。“扬州八怪”之一高凤翰的《雪景竹石图》，一石一竹，雪落竹枝，生动而富有情趣，透过泛黄的宣纸，如闻落雪之声，仿佛数百年前的竹与雪依然晶莹。

尘世喧嚣，我曾经也想学古人，找一些雅致的事做。比如，在春天的屋檐下，听一窝雏雀的啾啾清音，麻雀飞来飞去，为雏仔觅食，小雀黄口，嗷嗷待哺，其声清冽。夏天坐在满池碧绿的荷塘边，用硕大的荷叶做盘子，叶面盛放油汪汪的肉食，与友人饮酒谈诗。冬天的黄昏，煮一锅梅花粥，与家人朋友趁热品尝。

一些事情，本来很俗、很寻常，就像下雪，雪打在竹子上，但换一种角度，却是雅事。

大寒时节，忽然就明白古人所说的竹间飞雪声最雅。此时的天地间，万籁俱静，清新、安静、澄明，离市声远，雅在脱俗、纯粹，没有一丝烦恼和杂音。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 静听雪敲竹



### 山川映雪

董诗明 摄于山东省招远市罗山森林公园

